

[返回首页](#)[各期目录](#)[各期文章](#)

文章搜索

文章标题

搜索

文化主权原则与国家软实力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7-10-8 阅读：481次

朱虹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文化表现形式, 将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文化构成赋予了国家文化主权的属性。软实力彰显出文化主权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实质。它源自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传播扩散性, 同政治文化、冷战后国家和区域组织的重建, 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重组, 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软实力; 文化; 国家文化主权; 国家主权; 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 (2007) 04-0103-04

[收稿日期] 2007-06-10

[作者简介] 朱虹(1954-), 女, 北京西城人,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软实力既是国家权力本身, 也是国家权力工具。它在全球化的知识与文化的交融中相互作用, 其潜移默化的功能不可低估。由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遗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都被赋予了国家主权的属性, 因而以政治文化和知识产权为表征的软实力在国家实力构成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一、软实力彰显国家文化主权和蕴涵国家主权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政治文化和知识产权在国际关系中带来了国家利益[1]。国家利益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只能在相互作用中理解的过程范畴。因此, 它又是多层面的。经济的发展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即价值理念的变迁。国家文化主权(简称“文化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 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政治文化和知识产权一旦附着了国家主权的属性, 便成为文化主权。它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也就有了特殊的实践意义:

第一, 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市场的统一, 主要是政治因素的直接推动, 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自然扩展的结果。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 被国际社会视为强行的“市场准入”。因此, 文化扩张与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经济全球化刺激文化成为跨国流动商品, 造成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形态发生激烈碰撞, 导致传统意义的文化语境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代表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力和科技力有着深刻的国内民族历史文化根源。软实力所体现的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技术交流等形式针对国家关系投射的。当代世界的文化等级格局暗含世界权力等级格局。强者不断进行观念领跑和建构话语霸权, 弱者甚至不能自我表述, 只能在物质上、精神上双重依附强者[2]。这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

第二, 冷战结束以后, 不同文明形式及其发展模式的全球性争论, 人为地加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应该承认,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 基本上沿着“美国化方向演进”的[3]。1993年,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一书, 首次系统地提出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差异和文明对立问题, 其观点作为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理论迅速在全球传播, 并且带给国际关系学界有意义的启发: 国际政治的观察视角, 从单一的意识形态领域变换到国际关系的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文化的地位得以与经济、政治、军事相提并论, 成为鼎立国家主权的“四根支柱”。文化主权遂成为主权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导致引人注目的两个动向: 一是民族国家积极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文化扩张主义, 即西方学者主张的超越国家文化主权, 发展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 提出建立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政府, 企图以文化的普遍性取代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殊性。

第三, 冲突或合作, 除了取决于经济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共享观念的内化程度[4]。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力量。虽然意识形态并不产生共同利益, 但权力、制度、文化

在国家主权的形成过程中互为依存，相互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与强势文化的全球扩张是同步推进的：政治结构在不断地进行“中心化”和“边缘化”，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融入”和“边缘化”，文化结构在不断地“全球化”和“边缘化”。发达国家创造的文明，发展中国家接受或不接受都会给它们带来损失[5]。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并不局限于经济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知识技术、人力资源的相互转换（技术移民）和跨国互动，使得文化的趋同化、多极化与混合化并存。主权国家越来越重视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多元化倾向与文化抵制共生并存。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日趋表面化和尖锐化。

国际关系中的利益结构多元化、权威结构多元化、秩序结构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引起国家软实力的内涵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地位和综合实力的提高而发展。

软实力属于无形的权力资源。国际政治莫测变化，常常是无形权力更能够有效地解决国家间的争端。重视和发展国家的软实力，有助于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公共外交能力。在现实中的国际社会，软实力命题的成立，归根结底取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需要——确保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主权(简称主权)的安全。

政治性是国家主权的最基本属性，这是公认无疑的。国际社会用主权的政治属性来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主权的政治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态势。然而，不同政体、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主权的价值属性有着不同的理解。主权的文化属性源于主权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具有政治经济利益的规定性，同时也反哺着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软实力最大的实用价值就在于，文化主权中的专利权、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原本与国界无关的科学知识”，转换成有形的国民经济财富，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垄断性收益。

正因为如此，许多民族国家视文化等软实力的构成同领土等硬实力的构成一样，为本国的财富和资源。软实力具有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的属性，其内含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原则，是民族精神与国家主权一体化的表现。它承载着民族传统，凝聚着民族利益。所以，政治属性中的国家特性决定了软实力非但不能与外国分享，还要加以保护。这种国家特性不但指社会制度，而且特别指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情结、国家使命与国家关怀[10]。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软实力构成因素，深层次地、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当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重要作用有所下降的时候，软实力可以取而代之。透过文化对国际关系的投射力，形成跨国界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认同，同样具有稳定社会局面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整合国家内部关系，增强民族和人民的凝聚力，增强公民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增强国家意识；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手段之一，利用国家的某种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主导或者影响其他国家。

二、软实力、文化主权与国家利益

文化主权是当今国家主权斗争的一个新领域。由于软实力已经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所以，承认国家主权原则，也就等于承认了国家的软实力——“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软实力以知识产权和文化专利的对外投射展示国家形象，体现国家主权，并且以此提升国家地位，影响国际关系，最终达到获取国家利益的目的。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ler）在其名著《权力变移》中明确指出：国家权力的三个基础是暴力、财富、知识。其中，暴力已经被转化成法律，而资本和货币正在被转化为知识。知识减少了对原料、劳动力、时间、空间、资本的需求。于是，它成为先进的核心资源。知识的价值陡增，连带着引起当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6]。一个迥然不同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明天的全球性权力之争，核心就是如何控制知识。

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也引出新的理论形态。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Jr）在其新著《责无旁贷地领导：美国实力变化的实质》中，正式提出著名的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软权力也被通译为软实力，其权威定义是：“软实力是一种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而吸引他人的能力。它具体表现在国际事务中，就是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使得别国追随其政策、仰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过程。”[6]他认为，冷战后的权力不再是传统的暴力，而是常常体现为国家的文化或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7]。“软实力”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变移形式——即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国家权力。软实力的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软实力是西方学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对国家主权观作出的一种崭新诠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的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和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软实力彰显出文化主权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实质，不仅提高了文化在主权国家谋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时的重要地位，也相应地加深了文化与国家主权的直接联系：科学和技术，教育、艺术和文化遗产都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的手段。政治文化与冷战后国家和区域组织的重建、与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重组，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软实力在国际交往中同样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潜力和竞争力。这已经在欧盟成功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被充分佐证。

但是，文化所具有的融合性、发散性的特点，极容易被异化。“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完整

的，只有借助国家的权力方能发挥作用。一旦失去赖以支撑的政治力量，文化便会萎缩。”[8]在理论上，文化的融合性、发散性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垄断性是对立的。随着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对立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尽可能地利用文化的功能来满足自己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需求。我国的最新学术观点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没有政治实力，文化实力起不到软实力的作用；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也可以起到软实力的作用；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的增长都有利于软实力的增长，但政治实力是根本。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9]。

软实力的特点是让别国自愿地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凭借国家的文化力量，对外宣传自己的观点和说明自己的政策，迫使对方接受或认同外来文化，最终承认其价值观念。这种以政治文化体现国家实力的做法，充分反映出冷战后的国际竞争方式趋于多样化——文化入侵和政治同化成为国际社会中新干涉与监控的方式。21世纪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实力。

三、软实力、文化主权与国际关系

应该看到，知识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冷战结束以后更加突出。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冷战”，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化成文化霸权的扩张战略。“文化冷战”仍旧是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一个形成机制。

软实力可以将物质资源顺利地转换成国家所渴望的政治经济成果。这说明权力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物质意义。它有社会基础，它的社会特征在影响政治进程方面有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1]。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演变。只有国际市场利益与国家主权利益达到外延重合，国家和市场才会融为一体。主权国家注重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主权原则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制衡作用。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主权结构的价值基点——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对外政策，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寻找共同利益。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国际政治的基本认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竞争的，即国家之间总是有矛盾的[12]。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最终会引发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冲突。世界频发区域冲突，集中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每个国家的主权观，既是主权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各国特殊国情的具体反映。各国在主权问题上，之所以会有十分不同的观点或理论，就是因为其中掺杂着民族文化背景和现实利益考虑。对于业已形成的东西方国家各不相同的文化主权理念，国际社会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调和。

第一，软实力将文化认同置于国家主权之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具有价值观规定的文化商品（包括宗教文化）在现实社会中具有超国界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有可能形成多种国际压力。最具威胁的是把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信仰的人联合起来，在主权国家内部形成分裂势力，进而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更加复杂。一旦形成跨国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必将侵蚀国家主权的完整。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低层次的政治实体自下而上地要求实现文化主权，往往是以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为基础，力求建立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谋求政治主权，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外国文化形态多途径的大量入侵，会对文化主权构成制约。因为，软实力只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具有谋略性质，充满人为因素，对国际关系修补升级、同步制衡、彻底颠覆兼而有之。既可以利用它开展多方位文化外交，维护国家主权；也可以利用它进行国际文化扩张，把民族主义文化蔓延到人类文化中去侵蚀别国主权。文化扩张主义是一种新的入侵形态，会影响主权国家的政局稳定，甚至成为国家间战争的导火索。我国学者早就提出：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群体不能都要求“文化主权”。“文化主权”不能超越国界地发展，不能用文化主权来联合已经跨国界分布的文化主体，从而改变政治主权的规定性。

“文化主权”也不能成为文化封闭的借口。“文化主权”的最终指向是开放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民族文化发展的[13]。

第三，利用文化的扩散性对国家主权进行多种侵蚀，模糊主权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之间的界限，其侵蚀方式具有和平的隐蔽性。当今世界，美国的国家文化战略是国际文化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源头[14]。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化不仅是美国软实力的超强表现，也是美国文化理论霸权的象征。美国化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美国文化的传播，而在于其文化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话语的推行与扩散[15]。

随着文化主权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运用软实力维护国家主权，牟取国家利益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

[参考文献]

- [1] [美] 傅立民著.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M].刘晓红,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8.
- [2] 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7):19.
- [3] 王逸舟.探求全球主义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
- [4] 李云霞,靳利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2.
- [5] 史 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6):12.

- [6] [美] 阿尔温·托夫勒. 权力变移[M]. 周敦仁,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9.
- [7] 罗燕华. 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对两者关系的多维透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17.
- [8] [英] 特瑞·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M]. 方杰,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9.
- [9] 阎学通. 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N]. 环球时报(1419), 2007-05-21(3).
- [10] 郭学堂. 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94.
- [11] 倪世雄, 刘永涛. 美国问题研究(第四集)[C].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3.
- [12] 李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5): 5.
- [13] 王沪宁. 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 对主权观念的挑战[J].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 3.
- [14] 胡惠林.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83.
- [15] 戴晓东. 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5): 32.
- (责任编辑 周晓中)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 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 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